

李恭律著

經濟演進法則導言

二十六年二月印

介紹之言

本文原名經濟進化法則的研究，載東方雜誌三十一卷第一期三十週年紀念號。茲經重加修正，印發單行本。聊示以自立自強的創造精神研究學術之微果，希讀者諒之！

著者於長沙旅次 二六，一，廿一。

介 紹 之 言

(1)

經濟演進法則導言目錄

甲 何謂經濟

一、主題確定之必要及經濟定義

二、經濟之外的界限

1. 經濟是人生的一方面

2. 經濟是積極的求生存不是消極的避死亡

3. 經濟可為政治的任務但不是政治

三、經濟之內的含義

1. 物質資料——生活資料、基礎資料、生產工具

2. 獲得和享受——生產、分配、消費、使用

3. 物質資料的獲得和享受

四、經濟學之任務與本文意向

乙 經濟演進與社會進化及社會進化與自然淘汰

丙 生產是怎樣演進的

一、生產階段之認識

1. 採集時期
2. 漁獵時期
3. 遊牧時期
4. 農業時期
5. 工業時期

二、生產演進之因素及狀態

1. 生產工具
2. 自然環境
3. 社會智能
4. 制度習俗

丁 分配是怎樣演進的

一、分配演進之動因

1. 要求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心理狀態
2. 生產制度的演進

二、經濟史上的特殊時期

三、各個分配階段之本質及關聯

1. 原始共產時期

2. 封建時期

3. 自由私產時期

4. 資本主義時期

戊 結論——現實世界展望

經濟演進法則導言

甲 何謂經濟

一、主題確定之必要及經濟定義

雖說被公認為科學的第一部經濟學著作已在距今一百五十多年前出世，但說來有些奇怪；經濟一詞的意義，不特在日常用語中紛歧含混，就是在各家經濟學名著內，它同樣的還不會有過一個確切的解釋。這決不是偶然的，社會科學所以不能和自然科學等質齊觀。固然，我們不應該說：社會科學所以不能成為自然科學樣的純正科學，而有時被稱為準科學，其最大的原因是在於每個研究對象之意義和範圍的不確定；但多少這總有相當的關係。我們承認，社會現象是較自然現象為更加複雜；但不相信，這複雜就達到無法確定意義和範圍的程度。在此，我們一方面為要試作正確的解釋，他方面為要避免讀者對於主題的誤解，在論列演進法則之前，就準備把經濟一詞的含義，首先來弄個明白。

我們將這樣說：經濟是人生的一方面，是直接謀求物質生活的人類行為，而是以物質資料的獲得和享受為其內容的。



二、經濟之外的界限

1. 經濟是人生的一方面 在上述定義之下，我們排斥經濟就是整個的人生這樣的說法，它僅是人生的方面，——雖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與人生其他方面之知識生活，性生活，美術生活等等，是互相並立的。一種通俗的見解，以為物質生活是人人所必需的，所以從事任何生活供獻的人，必有一部分目的，是在於換取物質資料，因而轉出，就是當他在從事物質生活以外的生活供獻當中，亦是一種經濟行為；這樣，經濟就真變成無所不包了。比如說：一個大學教授吧，他需要物質資料的享受，誰也不能否認，所以這從事於知識供獻的大學教授，其一部目的，必在於換取物質資料，由這見地就轉出，即使在他講述或著作當中，亦是一種經濟行為，對其他的一切活動都作成如此的看法解法，把經濟不知道要變成怎麼一個糊塗東西！這種看法的錯誤，是不待言的。因為大學教授的知識供獻，其目的的一部，是去換取物質資料的享受，就說講述或著作行為亦是經濟行為；但是假使大學教授的知識供獻，另一部是用去換取性生活或美術生活的享受時，難道亦應該把講述或著作行為，看做是性行為或美術行為嗎？我相信誰也不會承認這是對的，同樣，誰也應該否認大學教授的講述和著作是一種經濟行為。定義中我們指出經濟是人生的一方面之後仍舊在謀求物質生活的上頭，加着直接兩個字，就是為的要避免像這樣的誤解。

2. 經濟是積極的求生存不是消極的避死亡 次之，在這裏要提到一個和「謀求物質生活」頗異

活的觀念，這就是「排除侵陵」。排除侵陵，或說保障安全，亦是人生的一方面，而且這是一個有時被人忽視的重要方面。假使像有些人所企圖那樣，來伸論人類生活中那一方面是最基本的話，我們由着以下的述說而知道其內含時，就可見到這是一個至少和謀求物質生活有同樣基本性的方面。

排除侵陵一詞，所指的就是：人們之生命身體及社會或個人的財產之安全保障。其所以和謀求物質生活容易混淆的緣故，主要是由於戰爭這一現象的多半富於中間意味，這只要看初民情形，就可以更易明瞭。因為在原始時代，這排除侵陵的觀念或方式，就恰和避免死亡相當，在那時候的人類，一方面生命身體受着自己同類以及毒蛇猛獸的威脅，他方面又要謀求物質資料以維持單單的生存；這時候，他們就以戰鬥行為來完成兩種生活：殺死敵人，除去他們的生命和身體安全的威脅者，是避免了死亡；同時，敵人的遺體就成為他們的食料或衣料，又完成了他們物質生活的要求。到後來戰爭的形式，雖是進步了，但基本性質並沒有改變。這兩種生活合而為一的場合，是容易混淆的第一點。

因為我們現在所說的排除侵陵這一觀念，在歷史上是由避免死亡演進而來，所以到現在雖以和從前不大相同的方式而存在，而且因財富的積集附加上一個財產安全的因子，但其中心仍是離不了避免死亡，這樣就又來了第二個問題，就是：當物質生活不能滿足的時候，必然的會產生死亡，那末謀求物質生活豈不就是避免死亡的另一種行為？

最後，我們又將見到第三個可以困擾我們的事，這就是連帶疾病而起的，醫藥衛生這一連串觀念

的放置問題。疾病是一種死亡的威嚇，是對於生命和身體安全的一種侵陵，而醫藥恰就是排除這種威嚇和侵陵的手段，其情形是和武力之為排除暴力侵陵的手段，完全同一的；這樣說時，這一連串的觀念，毫無疑問的，應歸入避免死亡的範疇之內。但反之，疾病的所以發生，一部分雖然是由於大生物或微生物的侵陵，但營養不良也同樣的可以惹起疾病，而藥石恰也就是特種廚子所配給的特種食料；所以這一連串的觀念，不用說又是應歸入謀求物質生活的範疇之下的。

對於這三個足以促使混淆發生的事，我們究將怎樣來分解並辯明它們呢？

在第一點，我們的見解是：一個行為既已完成兩種生活，所以就其事實原狀之所顯示，應認為是排除侵陵和謀求生活的混一，根本不容許加以無謂的分離。

第二點所述的情形，初看確也有相當理由。但在避免死亡這觀念之下，所包含的意義，是對於侵陵的一種抵制，逃避，或排除，在本質上是一種消極的行為，這和積極的謀求物質生活之諸種行為間，顯然是劃有鴻溝的；所以物質生活不能滿足雖足以產生死亡，但謀求物質生活的各種行為，却就決不能看做是避免死亡了。

再次是第三點，我們以為：醫藥衛生，與其說是謀求物質生活，毋寧說是避免死亡。因為我們論究疾病的原因是怎樣，從而決定它們的歸屬，是無意義的，我們所應知道的，只是疾病是生命身體安全的威嚇者，衛生是在未受疾病侵陵前的一種抵制或抵制力的培養，而醫藥則為已受疾病侵陵後的

抵禦或排除，藥石的地位真是一種抵禦的手段。

以上對於謀求物質生活和排除侵陵的分析，好像是太無謂了，但我們實有我們的理由：在有許多經濟學者的言論和著作中，當他在正面發表意見時，主題所及的範圍，顯然只是謀求物質生活的部分，但當人一詰問，或對於維持自己的見地有必要時，就又自然的將排除侵陵這部分也包括了進去；這種觀念的含糊，顯然是探求真理的一個大障礙。再則謀求物質生活和排除侵陵，兩者有時雖不免混同，但在性質上究竟是異趣的東西，如果不把界限分清，研究上就要成爲無可下手的領域了。有這些關係，所以我們不怕麻煩的，將兩者在可能範圍內，做一個澈底的分解。

3. 經濟可爲政治的任務但不是政治 現在我們爲求觀念的清晰，更要不顧讀者會乏味，來解明一個關係較遠的事，這就是「政治」。政治這名詞，在現代文獻中，與經濟並舉，是最常見的了，所以誤會也最易發生。在過去，政府所做的，大部分是關於排除侵陵的事，就是保障社會或個人的生命身體和財產之安全的事，所以有些人就認爲這些就是政治。到現在，這種形態顯已變更了，政府不但在消極的保障安全，而且要積極的謀求物質生活，從重要性上講，後者又大有超越前者的傾向；因而又有些人喊出：「政治就是經濟」，或「經濟就是政治」的話來。其實這都是不免有錯誤的。因爲政治，根本講來，就不外是「公的組織」；保障安全亦好，謀求物質生活也好，或發揚文化亦好，都只是政治的任務，而不是政治。它們與政治的關係是絲縷的關係，它們自己間的關係才是並立的關係。

所以我們以政治就是經濟，或經濟就是政治這話，來表明經濟在政治任務中的重要是可以的；說兩者就是同一的觀念，那是要不得的。因為如果把政治和政務來混為一談，那就又會迷亂我們的觀察了。

三、經濟之內的含義

上面所說的，我們是在說明經濟在人生中之對外的界限，接着就要講到經濟的內容。

1. 物質資料 在講述經濟內容的當中，首先應提到的觀念就是物質資料。所謂物質資料，本意是指整個自然環境講的；但在這裏有一個唯一的限制，就是：我們所要論列的，只是人類所能獲得或享受的為限。

在這樣意味下的物質資料中，包含着三類性質上互有差別的东西：

第一類，通常被稱為生活資料，所包含的是：供給人們以維持單單生存的物质。我們順應着習慣所給的意義，把衣食住行等直接所需的物質資料歸在這一個類。

第二類，通常不會給過它以名稱，而是現在打算稱它為「基礎資料」的。凡是作為其他生活——物質生活以外的生活——之物質基礎的一切物質資料，都網羅在內。

第三類，包括的是：一切獲得以上二類物質資料的物質手段，這通常稱為生產工具。

2. 獲得和享受 物質資料的含義既明，我們第二步就將進而闡明：「獲得和享受」，是包含的什麼意思？

所謂獲得，在此當然是連帶着物質資料講的。當物質資料在到達享受者手中以前的一段時期內，人們對於它，爲着變成可享受及能享受這二個目的，而施加的各種行爲，就是獲得。所以獲得是各種繁複行爲的連續。在這些連續中間，自然的分成了兩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就是人們對於未可享受的物質資料，以變成可享受爲目的，而施加各種行爲的部分。第二個段落，則爲：已可享受的物質資料，以交換或其他方法爲手段，而達於享受者手中使之能享受的部分。前一段落就是「生產」，後一段落就是「分配」。

次之，我們講享受：

物質資料經變成可享受並達到享受者手中以後，人們隨着自己的願望，而施加的各種行爲，就是享受。這也有兩個不同的方式：只經一次的施加行爲，物質資料就喪失其原來性質的，是「消費」。可以經多次的施加行爲，而保持其原來性質於較久時期的，則是「使用」。

3. 物質資料的獲得和享受 物質資料，獲得，享受，等觀念既經明白，我們就可以很不費力的來了解，經濟的內容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了。

我們可以這樣說：凡是對於上述第一和第三兩類的物質資料之獲得和享受的行爲，以及對於第二類物質資料的獲得行爲，就是經濟。換句話說，那末：凡是獲得並享受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以及獲

得基礎資料的一切行爲，就是經濟。

現在我們已到了一個恰當的時機：我們既明瞭了經濟的內容究竟是怎麼一個東西，那末就可以想像一下，經濟在人生或社會中，是佔了一個怎樣巨大而基本的部位了。

四、經濟學之任務與本文意向

在此我們得再聲明幾句，那是爲瞭解下文所必需的，關於經濟學的任務問題。

經濟的內容，既是物質資料的獲得和享受，所以經濟學的任務，照一般的講，當然不外是，論列關於這方面的原理和原則。但這說得太無邊際了，實在就等於不說。

我們以爲：經濟學是學不是術，所以不是技術就是本能的「享受」，以及「獲得」之關於技術的事項。在經濟學上都無討論的必要。經這樣排除之後，我們將見到，經濟學的最大任務是：在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應當怎樣的按着時代的性質，來積極或消極的，控制人和人間，以及人和物間的相互關係，而得着人生和社會之最大幸福的完成。

要達到這種目的，只是把觀點注視在自己所生存的一段空間和時間中，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把我們的視域，擴充到人類所曾活動的，整個空間和時間中去，觀察出變動的究竟，和自己社會在歷史中佔了個怎樣的地位，才有完結任務的可能。本文的研究，就是向着這條道路走的。

乙 經濟演進與社會進化及社會進化與自然淘汰

經濟在人生或社會中，既是佔了這麼一個巨大而重要的部位，所以經濟演進的研究，在社會進化的研研中，當然也是佔着一個巨大而重要的部位。假使我們對於這巨大而重要的部分之演進法則，能由歷史之所示，而探求出來，那末即使不說由此就可以瞭解整個的社會進化和社會現象，至少總可以說，我們由此就可以瞭解大部的社會進化和社會現象。這是我們在敘說經濟演進法則之先，要伸述的第一點。

次之，我們必須明瞭：社會進化是一件事，自然淘汰，或自然進化，是又一件事；這兩者，無論在研究上，或是在了解上，都絕不可混同。所以要這樣說的理由和必要，簡單講來，是這樣的：因為在自然淘汰中，生物所居的地位，是一種被動的地位；由着自然環境的突變，生物不自主的適應着，到終了，或是歸於死滅，或是變成爲適宜於生存在新環境裏的新形態。但我們若來看社會進化，那就完全不然了。我們常聽到人說：「歷史是人創造的」。只這句話，就最足以表明自然淘汰和社會進化的分際。固然，社會進化史上的各個階段之所以形成，不是由於人類之意志的預定；但誰也不能否認，其所以進化的原動力是人類的智識和能力。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像社會進化這樣的事，唯一的只在人類社會中出現。在非人類中，是無從舉例的。所以在研究社會進化的時候，我們必需將它和自然

淘汰分開。我們應澈底的知道：在社會進化中，是人類做着主宰；而在自然淘汰中，是自然做着主宰。因此，以自然淘汰的理論，來解釋社會進化，我們固要排斥；同時，以自認的社會進化法則，去附會自然現象，我們亦是決不能贊同的。

丙 生產是怎樣演進的

要論究生產演進的法則，第一步工作，是在於認識經濟史上的各個生產階段，每個階段是俱備着何種特性，而得以和其他階段截然分開。這樣的認識得着結果之後，我們乃進入了工作的第二步，就是去說明，經濟史上的各個階段，由怎樣而能夠由此一階段進於彼一階段。下文我們就將按着這個順序來敘寫：

一、生產階段之認識

關於這一步工作，經濟史學者的研究，已給予我們不少的便利；不過分的說，他們實已大體的完成了這方面的任務。因為這樣，所以我們對於這方面，就寧願給以較少的篇幅。

據一般的說來，人類自從出生以後，到現在為止的長時間中，在經濟生產上，已經歷過五個階段，就是：最初的採集時期，經濟漁獵時期，游牧時期，農業時期，以至於現代先進國家正停止着的工業時期。

1. 採集時期 在採集時期，人類完全是在原始的自然狀態中，和其他生物一樣，僅靠着單單的天生肢體，來集取天然存在的物料，以滿足其物質生活。這時期，由着原始工具的發明和使用而告終，接着就是漁獵時期。

2. 漁獵時期 漁獵時期，在其所集取的物料上看，和採集時期同樣，是天然存在的。它們的不同，在於前者能使用工具，而後者則如上所述，是僅靠着天生肢體，不由工具來帮忙的。不過因為有工具幫忙，所以在這時期的人類，對於兇猛的野獸，也能加以獵取了；這是在前一時期所不能見的。

3. 遊牧時期 經過不知多少年數，等到人們發明了馴服幾種溫和的獸類，並控制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來行生長繁殖以後，就逐漸的進入了遊牧時期。遊牧時期，和在它以前的各時期一樣，是過着一種行止無常的漂蕩生活。這時期的一個極大進步，是對於物質資料的處理。在這以前，人類所能獲取的，完全是天然存在的物質資料。到現在就不然了，他們已知道如何控制自然，如何使自然存在的物料，由着他們的安排，而歸入於他們的意志統轄之下。這加入於工具的發明和使用，就成爲人類與非人類區別的第二步。

4. 農業時期 這裏來了一條歧路，有些民族的历史告訴我們，怎樣由遊牧時期而進於農業時期；但有些民族却又告訴我們，他們是不經過遊牧時期，而是直接由漁獵時期就進於農業時期的。其實這都無關緊要，只要我們明白了遊牧時期和農業時期的不同，在某要處，只是所處理的物質資料的方面

之不同。這就是：游牧時期所控制的是動物，而農業時期所控制的是植物。至於物質資料的方面之所以不同，那是由自然環境的各異，就很容易促成的。

在農業時期，除了人類能控制植物，而得以與以前時期截然分開外；他方面，由着以往幾千萬年來歷史的累積，生產方法是這樣的增成多種，而且生產力，比較以前時期，也已有丁長足的進展。所以在這裏的經濟生活，確已有若干可觀了。

5. 工業時期 工業時期的開始，那是距今不遠的事，即在最早實現的國家而論，亦不過是十八世紀後半才發動的。這時期，以機器的發明和使用，爲其特質。原本在游牧和農業時期，雖已有丁分業，但原則上，那些時的生產，還是以自己享受爲前提的。現在因爲機器的使用，生產成爲專業化，大量化；原則上就根本轉了方向：物質資料的生產，不以生產者自己享受爲前提。再則，每個生產者，比較起全部生產過程來，他僅從事於一個極渺小部分的工作，在生產上管道樣又管那樣的時期，在此已成爲過去了。

二、生產演進之因素及狀態

於此要使我們發生疑問的是：上述各個階段，由怎樣而發生的？以什麼作着基礎，才能由漁獵而進於游牧，或是由農業而進於工業呢？

這問題的解答，是本文的基要任務之一：

1. 生產工具 現在且慢說別的，先來看看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到過的，那件可驚奇的事；因為由着它，我們可以得到解決問題的門徑。這不是別的，就是：這樣的演進，只是人類所特有的。我們在非人類的世界裏，可以看見牠們自然淘汰的痕跡，却從不會見到過這種社會進化的徑路。所以在這生產演進法則的探求上，一個可取的捷徑，是人類與非人類的謀生行為之比較。非人類與人類一樣，有求生的衝動，有集取物料滿足求生衝動的行為；在這點上，兩者並無不同的所在。但我們若更進一步，在兩者的行為過程中着眼，那末，不同之點就很容易看明白了。事情非常明晰，非人類在求生行為的過程中，很簡單的，由着牠們的天生肢體，收集牠們所需要的物料，來滿足自己；可是人類，當他一出採集時期，就不然了，他們能創造工具，使用工具，由着工具的助力，來滿足自己的慾望。這樣說來，可知人類與非人類，在謀生過程上的不同，乃在於：一個是工具的創造和使用者，由着工具的幫助，去實行經濟生產；而另一個，則只單單的由着天生肢體，來實行物料的集取。我們且再進一步看，就可發現，人類不但能創造工具，使用工具，且能伴着智識能力的進步，在程度上及本質上去改變工具。所以在這比較之下，我們可以得着一個假設：人類的經濟生產之所以有演進者，其因素之有力的一個，是由於他們能創造工具，使用工具，並能在程度和本質上改變工具。拿這假設，讓我們再從經濟史上來看看，到底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必遲疑，我們在經濟史上，可以得着充分的證據：至少，由採集時期進於漁獵時期，和由農業時期進於工業時期的歷史，已可證實了我們的假設，是不含

絲毫錯誤的真理；因為這幾個生產階段的演進，都是以新工具的發明為其前提的。

新生產工具發明之後，常人們已認識其在補助生產上的利益，而實際使用時，那社會裏就可以產出兩種變更：一種是「生產結果的變更」，又一種是「生產組織的變更」。

所謂生產結果的變更，包含着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生產物品——就是供人們享受的諸物品——的變更，又一方面是生產速率——也就是生產力——的變更。由於生產物品的變更，使人類所享受的物質，趨於質的精美，和品種的繁多。由於生產速率的變更，又使得人類所享受的物質，趨於量的豐富。所以這生產結果的變更，對於人類的物質享受是頗有關係的。由着這種變更，不但可以供養比前一時期更多的人口，而且也使得他們所享受的物質，比前代為更精美，更豐富，更繁多。這就是生產演進之偉大，這就是生產演進之價值；生產演進之所以值得歌頌，大部的意義就是在此。

次之，所謂生產組織的變更是怎樣呢？那是：因為要適應新工具的使用，人們在實行經濟生產的過程中，組織上給以一種改變，使得生產成為可能或更有利的事。舉例說：農業時期的生產，依其工具本身的特質，並不需要巨大的組織，以一人或少數人的力量，就可以在狹隘而相當的地位上，做織布，碾米，或其他的工作。一到工業時期，為要適應其龐大工具的使用，巨大的組織就屬必需了；在這裏須由幾千幾萬的工人，在一定場所從事工作。這兩者在組織上所以要有這樣的不同，也無非是各為其生產工具的適應而已。這種生產組織的變更，對於社會組織，頗有關係，每能更動社會組織的形

態。這同生產結果的變更之關係於人類的物質享受者，恰成一個對照。一般的說：人們之歡喜生產組織的變更，遠不如其歡喜生產結果的變更之來得興高彩烈。所以我們這樣說是很恰當的：人們因為樂意享受生產結果變更所帶來的，更進一步的物質生活，就不願犧牲的，背味了生產組織變更所帶來的，不樂意結果。就是說：為要享受更精美，更豐富，更繁多的物質生活，他們始初被迫的，進入了背習慣的生產組織和社會組織。

上文我們說過生產演進是由於生產工具在程度上和本質上的變更的話，現在我們得抽過空來，說明怎樣叫做程度上的變更，及本質上的變更；凡某種新發明的生產工具，其使用的結果，足以促起生產結果的變更者，我們說，這新工具和原有工具之間，是有了程度上的變更。次之，凡某種新發明的工具，其使用的結果，足以促起生產組織的變更者，我們說，這新工具和原有工具之間，是有了本質上的變更。由着歷史之所示，對於這兩者，我們得着以下的一點概念，就是：工具之本質的變更，必伴着程度的變更；而工具之程度的變更，則又可單獨出現。

2. 自然環境 但只有生產工具的變更，實不夠說明生產演進的整個歷史。此外，還有別的因素必須參進。道首先應提到的，就是作為人類活動根據的自然環境。自然環境，不特它本身是在各種變遷之中，就是人類對於它的認識，也是伴着智能的進步，隨時在變遷之中的。當然，我們這裏所要注意的是移者，而不是前者。對於這種情形，我們想稱之為：「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認識遞增」。這認識

遞增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是未知物質資料之新的發現，又一方面則為已知物質資料之新的利用。我們若放眼到經濟史上，那末，從漁獵時期到遊牧時期，從遊牧時期到農業時期，或從漁獵時期到農業時期的各個演進，與其說是由於工具變更之力，就毋寧說是由於這認識遞增之力居多，為更切實些。

為便於陳述起見，我們對於這認識遞增及於生產演進的影響，將這樣說：它在直接方面，是助長了生產結果的變更；就是：人們對於未知的自然環境之新發現，和已知的自然環境之新利用，使人們的物質享受，趨於更精美，更繁多，更豐富。在間接方面，則更足以促起生產組織的變更，能其努力為間接的，須經過生產工具的遞增才能顯現；這就是說，人們在發現了新的自然環境，或發明了新的利用方法之後，舊的生產工具表示不適用於新的需要，因之促起新的生產工具之發明，又由着新的生產工具之發明和應用，促起生產組織的變更，從而社會組織的變更。但這在範圍上，早已進入了生產工具變更的領域，討論上也應歸入生產工具項下，所以我們說它是間接促起的。

這認識遞增在生產演進中的重要，是不容蔑視的；如果對於這有人懷疑的話，我們就待請他想像一下：假使現在一班科學家正在孜孜研究的海洋和高空，一旦有新發現或新利用出世之後，人類的經濟生活將會起一種怎樣的變化？

3. 社會智能 新工具的發明，對於自然環境的認識遞增；這兩者，不用說，都是人類智能的產物

。但在這裏，我們要提出一個與上述稍異意味的，「社會之一般智能」，作為影響生產演進的第三個因素。我們的論據是這樣的：生產演進是整個社會的事，不是某特定個人或少數人的事。因為它既是整個社會的事，所以新工具雖經某特定個人發明，或某特定個人對於自然環境雖有簇新的認識，但若不把這些新事物轉化成爲社會的，那末根本就不成其爲生產演進。由着這樣的見地，所以我們認爲，社會的一般智能程度夠得上去利用新工具和新認識，也是一個促使生產演進的當然因素。

本來，在同一社會中，人們的智能程度會相隔離得這樣遠，——就是有人能發明而一般人不能利用——是很少見的事。這除了史乘上，在可信與不可信間的傳說，給予我們可以這樣推想的資料以外，對於現實社會，實少有可以依我們這樣推想的餘地。因此，這一因素的重要性，每是被人忽視的。但請留意，這忽視的由來，是由於把觀點集中在同一社會上。我們如果放眼到，在同一時期存在着的，在社會進化上不同階段的各個社會，而此各個社會間又發生了相互的交往，因交往再發生較低社會向較高社會模擬的情狀之下；那末，這被忽視的社會一般智能，就可很明顯的現出它的重要來了。我們應知道，現代許多落後民族，經濟生產之所以無法前進，一部的原因，就是因爲社會的一般智能程度太低。再則，工業革命以來，普及教育的呼聲所以會這樣高漲，一部的理由，也無非是要提高社會的一般智能程度，使得以適應新的要求而已。所以社會一般智能之爲生產演進的因素，我們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在事實上，都無法可以否認它的重要。

4. 制度習俗 歷史是連續的。社會上制度習俗的存在，決不是偶然的事，在當初它必有其應成立或能成立的理由。有這兩個關聯，所以在生產演進開始發動的時候，誰也不能禁止原有的制度習俗，會給予新生產以一種障礙。因為在原社會，此種制度和習俗，雖有其存在的理由或可能，但那是不會顧慮到這未來的新生產的；這樣，障礙的給予，雖不是必然的，但總是可能的。說明白些，就是：在特定時期，必有其所特需的社會制度和習俗成立，在其成立之初，當然是不顧慮到將來的，但因為歷史的惰性，即使不需要此種制度和習俗的存在之新時期到來時，它仍是盤旋在社會的底裏，人心的深處，而變成新時期的障礙。在這種情形之下，新生產假使想得到一個順利的進行，就勢非衝破這些障礙不可。工業革命以來，各種舊制度舊習俗的被捨棄，被毀壞，就是在這樣情形底下完成的。

對於這種情形，唯物史觀者稱之爲「上層建築的崩潰」，並給以一個不可思議的解釋，一方面又把範圍擴張到無限，認爲這種勢力，可以影響到一切的制度，文物，和觀念。其實這是過分的，未曾觀察得清楚的論斷。就我們所見，舊制度舊習俗的因新生產之興起而被摧毀，確是事實；但其範圍所及，可不就至於一切，社會上，儘有許多事象，是自從出生以來，即未被改變過的，所以我們在這裏不妨給它一個範圍，就是：只有障礙新生產制度的部分，以及因新生產制度的興起已無存在需要的諸種規範，是被改變或被捨棄了。再則，這種改變或捨棄的由來，並不怎麼神秘。由歷史之所陳示，或是由於社會的倡導，或是由於個人的自覺，或是由於強力的壓迫，或是由於人性的自然歸真；實際上，

這夥者常是混合進行的場合居多。因為這樣，所以對於上層建築的周滑這名詞，實嫌其不能傳真，容易引起誤會。為名實相符起見，我們對於這種情形，就寧願稱之為：「舊社會障礙的破除」。

讀者對於這樣抽象的敘說，假使感覺到枯燥乏味時，那我們可以來看看實際的情狀：中國是一個剛要從農業時期跨進到工業時期的國家，在這裏有許多正在改變或應被改變的制度和習俗，就像大家庭制度，風水觀念，子曰詩云的作為啓蒙讀本，舊的男女關係，耕地的細分碎析，以及軍人的割據，不平等條約等等，都可以給我們一種清晰的觀感。

話得說回來，在生產演進上，我們所以要着重舊社會障礙的破除這因素，並不是由於舊生產制度的興起，會必然的使得障礙它順利進行的，舊社會制度和習俗被摧毀；而是由於相反的見地，就是：假使某個社會，對於這種障礙新生產的制度和習俗，不能破除的話，那末即使其他因素完全俱備，生產演進還是不能有成功之可能的。這是我們對着國內障礙着生產演進的諸制度和習俗，而使得經濟停滯的情形，尤其應大聲疾呼的！

總上所論，促進生產演進的因素共有四個，性質上分成兩截，前兩個是主的，後兩個是輔的。通常以生產工具的變更，或對於自然環境的新認識，又或這兩者的合併進行，為生產演進的發端，接着是社會的一般智能程度之提高，和一切舊障礙的被破除；這樣，生產演進就急速的向前推動。

我們研究過去的歷史，既發現過去的生產是由這樣演進能來，進一步，就可斷定將來的生產亦必由這樣演進而去。工業時期以後的生產會是怎樣的生產一事，現在雖無材料足供我們推斷，但在正由前一時期跨進後一時期的場合，像現代中國所遭遇這樣的情狀，我們由着這生產演進法則的認識，當可得着不少的瞭解和裨補。

丁 分配是怎樣演進的

上文我們對於生產演進所採取的敘述步驟，是首先描述經濟史上各個生產階段的輪廓，再進而說明所以演變的道理。現在我們敘述分配演進，對於這樣的步驟，就覺得有些不適當。這是因為分配階段的認識，不像生產階段那樣，前人的研究不曾為我們做下一個可信托的基礎。所以在這裏，我們得採另一種的方式：

一、分配演進之動因

1. 要求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心理狀態 我們追究分配的歷史，發現它是受人類的某種心理狀態所支配着。這種心理狀態，是天然存在的，由於人生之本能的感示，每人自然生出這樣的感覺和要求來。這不是別的，就是人們對於享受物質資料的安定與公平的要求。——所謂安定，就是物質資料的得到，能保持一種相當生活的常度，在中途不至發生什麼危險的意思。所謂公平，一方面有按着自己的努力，以得到自己應得的物質資料之意味；他方面又有社會成員間，各人所得的物質資料，不能相差

得太懸距之傾向。經濟史上，分配制度的演進，就完全受着這種心理狀態的推動。

關係於社會組員得到物質資料之是否能達到安定與公平的最基本條件，是在於物質資料之爲社會所公有，抑爲組員所私有。在歷史上，這物質資料，有的時期是公有，有的時期是私有。它們所以會這樣兩歧，並不是由於有的時期的人類是特別自私自利，而有的時期的人類則又特別急公好義；其最後的決定者，還是在於社會組員要求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心理狀態。所以分配的極則，並不在於物質資料的爲公有或私有，而是在於按着時代的要求，那種方式是最適合於時代，是最能滿足某個時代的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這樣，我們可以看得很明瞭：物質資料之爲公有或私有，只是一種手段，並不是私有有一定壞，公有一定好，或公有一定壞，私有一定好的。

2. 生產制度的演進 有的時代是物質資料的公有滿足了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而有的時代却是物質資料的私有滿足了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那末，這表明時代特性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換句話講，就是由着什麼東西來決定某個時代是公有能滿足要求，而某個時代又是私有能滿足要求的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若做一個簡單的回答，就可以這樣說：那是生產制度。因爲某個社會包含着某種生產制度，所以在這個社會裏，以物質資料的公有，爲最能滿足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同樣的，因爲另一個社會包含着另一種的生產制度，所以在這社會裏，以物質資料的私有爲最能滿足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總而言之，分配制度之採取何種方式，爲最能滿足安定與公平的要求，是由

那社會的生產制度來決定的。倒轉來說，就是在一定的生產制度底下，就有一定的分配制度為最能滿足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

再進一步講，生產制度所以會決定分配制度，是因為各個生產制度俱有各自的特徵。俱備着某些特徵的生產制度，只有私有，才能使生產成為可能或更有利，也就是才能使安定與公平的要求有滿足的可能或滿足得更恰當。俱備着另一些特徵的生產制度，就只有公有，才能使生產成為可能或更有利，也就是才能使安定與公平的要求有滿足的可能或滿足得更恰當。

以上是就橫的靜止的狀態講的，若從縱的演進的狀態講，情形亦是一樣。因為生產制度是演進的，每經過一次演進，某些特徵多半也就跟着改變，這樣，與原生產制度相適應的分配制度也就得跟着改變，否則安定與公平的要求就無從滿足。

到此，我們已可明瞭：分配制度，主要是物質資料之為公有或私有，它的所以演進，實是由於要求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心理狀態，和生產制度的演變，這兩者交互着發生作用的。

二、經濟史上的特殊時期

因為特定的生產制度既有特定的分配制度為最能滿足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而生產制度又是繼續演進的，所以經濟史上就自然的形成一個特殊時期。這特殊時期的形成，就其自然狀態而論，可

以說是必然的，在某種意味上，而且是必需的。這特殊時期，在歷史上，是一個大混亂時期；由於它的本性質從不會被人們正確的認識，所以在它本身必然俱備的紛擾之外，又加上許多不需要的人為的糾紛和複雜。

我們在上文論述生產演進中，曾謂促使生產演進的因素之一，是舊社會障礙的破除，那裏講到生產演進開始發動的時候，舊制度和習俗會怎樣的障礙着新生產的事。在這裏恰好又碰到一個相彷彿的情形，它雖不是開始就障礙着新生產，但由歷史的惰性而形成這一點上，兩者是完全相同的。當新生產制度漸次向前推進的時候，一般社會自然留存着原來的分配制度。而且這原來的分配制度，因為在原来的生產制度底下是最能滿足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的，所以在社會上已成爲一種不可侵犯的極則。此種極則的維持，由着歷史遞選性的不被認識，又增加其頑強的程度。這樣，由着新生產制度的前進，和舊分配制度的留存，乃出現了我們所說的，經濟史上的特殊時期。這在歷史進程的惰性上着，是必然的。在人類的智能欠缺和準備上着，是必需的。

整個的人類歷史，就我們所能明斷見到的而論，到現在，這樣的特殊時期，已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封建時期，那是在農業時期的生產漸次前進中，而留存着相適於遊牧時期的分配制度的；又一次就是現代的資本主義時期，這是在工業時期的生產漸次前進中，而留存着相適於農業時期的分配制度的。

三、各個分配階段之本質及關聯

我們且先列舉出各個分配階段的名稱，那是：原始共產時期，封建時期，自由私產時期，和資本主義時期。

1. 原始共產時期 這裏所要說的原始共產時期，那是指的在遊牧時期及其以前的分配狀態。

在遊牧時期以前，人們對物質資料的態度，是同現在我們所見的動物，對於物質資料的情形，完全一致的一種形態。他們靠的是天生的力，由着這力，他們就可以對於大自然的一切，在可能範圍內予取予求。這嚴格講來，是不配稱為制度的。

要到了遊牧時期，所有觀念才有明確的表顯；在此，他們的主要財產是畜羣，這畜羣是由整個社會所共有的。睥得更切實些，社會的首領，就是會長，對於這畜羣有最高的支配權，社會的其他成員，不是嚴格的所有主，但絕無僱員的意味。

現在我們要問：像遊牧時期這樣的生產制度下，為什麼要採取公有的分配制度呢？這要看遊牧時期的生產特徵：第一，這時期的主要生產是畜牧，對於畜牧，我們知道，兩個人管理十五隻羊是較一個人管理五隻羊為更能妥善的，再則畜類是有好羣性的；這兩者就是說，集中生產是更有利的。次之，在這時期，有一種視為經常的戰鬥，這是一種我們在前文所講的排除侵襲和謀求生活相混一的行為，就是一方面在保障自己的安全，他方面在掠奪他人的財產；這種行為，不用說，又是必須集中的。

第三，他們的主要財產既是牲畜，但牲畜是動的，不易劃分的。這樣，這些生產特徵，一方面既表示集中生產爲更有利或必須集中，他方面又使得在集中中不易劃分。由要求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心理狀態來說，我相信，即使是有人類以來之最自私自利的人，也決不敢主張有他自己的財產，而願自營其私有生活的。

2. 封建時期 現在講到封建時期，這是如上文所說那樣，在農業時期的生產制度漸次推進中，而留存着相適於遊牧時期的分配制度之特殊時期。在遊牧時期，營互助生活的社會，以財產共有爲最能夠滿足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要求，所以這財產共有，也就成爲他們的極則。當他們的生產方式，由漂蕩的遊牧一變而爲定着的農業的時候，當然，這種財產共有的方式，是仍被留存着的，不過以前的共有標的，是活動的畜羣，現在的共有標的，却是固定的土地了。農業生產制度的整體完成，我們知道，不是一蹴即就的事，所以農業要取得生產上的領導地位，當然也就經過一個長遠的時間，這長遠的時間，就是封建制度理想的應有的活躍時期。

以上所謂，是一個模式社會的情形，是一個遊牧社會，由自己的努力，轉變成農業社會的情形，中國和埃及的歷史，剛好就供給這樣的材料。但歷史告訴我們，漂蕩的遊牧民族是這樣的行踪無定，是這樣的屢次向農業社會侵入。因爲有這關係，歷史就又增加不少的活劇，這是值得注意的。當一個遊牧民族向農業社會侵入的時候，歷史並不告訴我們以相同的結果。有的時候是遊牧民族急速的農業

化，和財產的私有化，事實上不留下一點封建制度的痕跡。但有的時候，遊牧民族却帶進了財產共有觀念，在農業社會裏建立起封建制度來，雖然這被侵入的農業社會有時是早已經過封建時期的。希臘民族的歷史，供給我們前一種型式的實例。日耳曼民族在中世歐洲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又供給我們後一種的實例；中國史上，元魏、遼、金、元，各代的活動，亦頗帶着這樣的意味。這種因遊牧民族向農業社會侵入而建立的封建制度，不論他是第二或第三次的，我們爲有別於那模式的封建制度起見，特稱之爲第二期的封建制度，因而可稱那模式的封建制度爲第一期的封建制度。

我們明白了封建時期的基本性質之後，就可以回頭來看看，在這時期到底有些什麼禍害，有些什麼痛苦？

本來，社會的禍害，人生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我們在這裏所要論列的，並不是這樣意味的禍害和痛苦。而是由於生產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協調所產出的禍害和痛苦，這種禍害和痛苦，在人類而努力上講，也就是在人類的控制自然能力上講，是不應有的，它的存在是僅發源於人類控制社會智能之欠缺的。

在這樣意味下的禍害和痛苦，瀰漫在封建時期之表面的，我們將見其爲：整個社會的生活不安。如果進一步看，那末這種生活不安的由來，是在於生產不足和管理困難。道真是困擾當時人類的最大問題，由事實的教訓，他們當然也深感覺到，以和處理畜牧完全相同的方式來處理農耕是無效了，事

實上非另行設法不可。於此有的民族，就好像在農業生產取得領導地位的當時，很適當的，立即承認了私產的存在；但大多却不如如此，他們以為是應該這樣，就是應該把活的人圍着在死的土地上，使人和地發生密切的聯繫；這樣，在生產上是讓人以一定的責任，在管理上是即使分散也易於指揮和監督。這就是農奴制度。所以農奴制度並不是封建時期的最初形式，而已是進一步的形式了。對於這，我們應承認它是一個大進步，因為由着農奴制度的建立，生產不足和管理困難的程度，較之以前的，確是被減輕了，因而生活不安這外表，也就得着相當的鎮定。但是不幸得很，那時候的建立農奴制度，恰像現代人倡導統制經濟一樣，根本還不會把努力放在其要所在，所以所能得到的結果，充其量也就止於減輕程度；而他們的整個禍害和痛苦中間，不應有的成分，還是佔着重要地位的。生產不足和管理困難的根基，依然存在着；飢餓和紛擾，貫穿了封建時期的全部歷史！

3. 自由私產時期 經濟生活的自由放任，和物質資料的個人私有，是這一時期的基本特色。這樣的分配狀態，我們由上文所述，就可知道，也不是一件容易得來的事。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經過事實的試探，和艱苦的奮鬥，才成立了私有財產的分配制度。我們通常以為，私有財產的建立，因為和人類類的自私自利心適和融合，所以是一件不費力的事；其實這是不合事實的推想。

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很明瞭了，像農業時期這樣的生產制度，它俱備着那些特徵；因為俱備着這些特徵，所以分配制度是必須私有，才能使得生產更有利，同時，也就是才能使得安定與公平的生活裏

求可以滿足或滿足得更恰當。貫穿封建時期的，不應有的飢餓和紛擾，也只有自由私產制度的建立，才能得着基本的解救。

說到農業時期的生產特徵，第一，是分散的，不便集中的；所以如果公有，那就必然的會發生管理困難，而且這種管理困難，即使把人口和土地固結的聯繫起來，也不能得到根本的解救，因為人口是滋生繁殖的，土地是固定有限的，在這固定有限的土地和滋生繁殖的人口中間，要意志的加以調和，是既費力而又不可能的事。第二，是自給自足的，因為是自給自足的，所以就無需乎統盤籌劃，而且相反的，如果統盤籌劃，倒反而會妨礙個人應有的利益。第三，農業時期的生產是最費體力的，而人類的本性却是好逸惡勞的；這樣，如果公有，那末既沒有直接的生活威脅來促使人努力工作，又在無法監督的生產環境之下，恐怕誰都會變成想躺着吃飯的懶虫的，所以生產不足也是必然的。而且這種生產不足，也不能由人口和土地固結的辦法來完全解除，因為這樣難課人以一定的責任，但他終會覺得多生產於自己毫無利益，而會不願意加緊做這種最費體力的工作的。第四，農業時期的主要財產是土地，而土地是固定的，容易劃分的。

這些特徵，就是告訴我們，在農業生產制度底下，如果維持公有的分配方式，那就只有飢餓，只有紛擾。如果採取私有的分配方式，那末即使不說可以得到如何高尚安適的經濟生活，但不應有的禍害和痛苦，總是可以整個解除的。過去的人類，在長時期的苦經驗中，已有所抉擇，我們對於這樣的

抉擇，是應該加以寶貴的。

不錯，只要一入私有，社會上就會發生不平，人與人間的享受就會相差得太懸距的。由着這種不平的刺激，許多人都對私有加以懷疑，於是大思想家和大政治家，在理論上，在事實上，計劃着要加以改革，並表現於實際的行動；但我們知道，他們都不幸得很，不是落得無結果就是遭遇慘敗，這真是人類史上的傷心之處！

數千年來中國政治上的特色，一向是以消極為最高原則的，政治任務可以說完全集注在保障安全方面；現在我們應該明瞭，這種趨勢並不是中國民族性使它這樣的，而是由於自由私產時期的基本要索。因為在自給自足的生產制度底下，社會的經濟生活已是無需乎公的組織來做統盤打算了。重農學派和亞當斯密他們所主張的自由放任主義，雖因時代的偶合，被人誤認為是資本主義初期的表徵，但我們如果明瞭自由私產時期的特色，再參照着中國思想系統，那末正可互相發明，而得着另一種的意義的。

4. 資本主義時期 我們先認識這時期的基本性質：那是同封建時期一樣，是一個生產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協調的時期。因為自由私產制度，在農業時期這樣的生產制度底下，是最能滿足生活之安定與公平的分配制度，所以社會上，視自由私產是分配的極則，從而在工業生產制度漸次推進的時候，這自由私產制度，也是當然的被留存着。這在歷史慣性上若是必然的，在人類的智能欠缺和準備上若是

必需的。但這兩種制度，到底是不協調的，所以雖有其必然和必需，事實上也免不了不應有的禍害和痛苦之發生。

在這時期的不應有的禍害和痛苦，就表面上說，是反乎社會的生活要求，是整個社會生活的不安定和不公平。而寄宿在更深一層的，則爲：週期性的經濟恐慌，不可避免的失業羣衆，以及互懷惡意的階級對立。這真是困擾現代人類的最大問題，這問題將如何解答呢？

現代有三種主要潮流，是解答這問題的：

第一，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這是主張把有關新生產制度的部分，開始就歸爲公有的辦法。就是主張，由新生產制度的興起而增漲的地價公有（平均地權），和新生產制度下的主要產業公有（節制資本）的辦法。這即使還是一種理想，但也是人類所能想到的，最合理最完美的理想。

第二，是馬克思主義和蘇聯革命。這是不願範圍，不問進程，而一味的以宣傳和實力爲手段，伺候可能的時機，就整個的把公有制度建立起來的辦法。這在人類史上，是最大胆最急躁的第一次嘗試。

第三，是法西主義和統制經濟。統制經濟穿上獨裁政治的外衣，就是法西主義。而法西主義脫了獨裁政治的外衣，也就是統制經濟。他們都是主張維持私有財產的存在，而在這私有財產的存在中間，對於經濟生活加以統籌籌劃的。這和封建時期的發明農奴制度，性質上就完全相同，所以所能得的

結果，也是不會兩樣的。

我們看了資本主義時期的基本性質，和它的不應有的禍害和痛苦，以及解救這種禍害和痛苦的主要潮流之後，如果對於工業時期下的分配制度仍有疑問的話，那可以再來看看工業時期的生產特徵，因為由着它，我們可以得着更多的瞭解。這第一，是專業的，非自給自足的，因為是專業的，非自給自足的，所以就必須統整協調，否則就會不可避免的發生破綻；但是這妨礙統整協調的是什麼？第二，是大量的，集中的，是愈大量，愈集中就愈有利的；但是這妨礙更大量更集中的又是什麼？第三，工業時期的主要財產，不是土地，不是機器，不是任何物質的本身，而是支配物質的能力，是價值。提到價值，這我們只要知道經濟學上的價值論曾紛歧到互相火進，就可明白它是一個不易劃分的東西。而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的不能研究得有結果，也就對着這不易劃分下了一個注腳。

工業時期的生產特徵既是這樣，再加以私有，本質就會發生不平的，它是在自由私產時期那樣必需私有的時代，也會發生極大流弊的一種方式，試想在工業時期下，就是在工業時期的生產已取得領導地位的時候，安定與公平的生活要求，將維持私有的存在呢？還是將採取公有？

戊 結論——現實世界展望

在這裏，我們準備提到兩件事，作為本文的結束。

第一，是關於生產的：

現代人類生存競爭的單位，已不是部落，也不是家族，更不是個人，而是民族。落後民族的命運，將被決定於生產制度的能否演進。如果能由原來的生產制度，演進到現代的工業生產制度，那他們是有權生存的。否則，不要說人口多，不要說土地廣，到頭終要被滅亡被淘汰的。這不是兒戲，這真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所在！

人類的智能是無止境的，所以我們另外又希望；對於生產工具能有更進一步的發明，對於自然環境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使得人類的經濟生活，可以達到更高尚更完美的境地。這也不是玄想，這是每個人，尤其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人，都應有的抱負，都應有的志願！

第二，是關於分配的：

在工業時期這樣的生產制度底下，由於安定與公平的生活要求，人類對於財產，勢必捨棄私有而採取公有；所以將來的分配制度之如何歸宿，已是一個不必爭論的事實。

但各個民族的歷史，信仰，感情，地位，都是各不相同，所以在私有到公有的轉變過程中，也就決不能採取同樣的進路。

促使社會間自相殘殺，是殘忍的行爲。不把人從歷史的圈困當中加以解救，反而對於立自樹敵人，是分散力量阻礙前進的行徑。所以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作爲轉變過程的進路，是不仁，而且是不智的。



經濟演進法則導言長沙版

翻——不
|
印——准

贈商不詳